

格萊葛瑞夫人独幕剧选

570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格萊葛瑞夫人独幕剧选

俞 大 纨 譯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
(北京市内大街 320 号)  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 057 号  
人民教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水

书名 1011 字数 130,000 开本 787×1092 版 1/32 印张 7<sup>1</sup>/8 页数 8  
195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
印数 0001—1100 册  
定价 (8) 0.60 元



作 者 像

## 目 次

道听途說.....	1
海新斯·哈尔卫.....	29
月亮上升的时候.....	73
穴鳥.....	89
貧民收容所里面的一間屋子.....	129
飢泊的人.....	145
監獄門口.....	161
圓圓的月亮.....	173
大衣.....	211
譯后記.....	233

道 听 途 說

## 剧中人物

巴特列·法倫

法倫太太

佳克·斯密思

曉恩·爾列

惕姆·凱瑟

絮姆斯·瑞安

搭佩太太

特列太太

警察

短期治安推事①——即随时可以撤調的治安推事

---

① 原文 Magistrate 治安推事(以下简称推事)。他們管調解, 审訊, 公証, 文書等类的事。其中有受薪的, 也有不受薪的。

**布景** 在一个定期市集的外面。搭佩太太坐着，面前摆着苹果摊。推事和警察上。

**推事** 这就是綠阴集。到处都是牛呀，羊呀和烂泥。乱七八糟的。一見就恶心。

**警察** 的确是这种情况。

**推事** 我想必这儿常出事吧。

**警察** 常出事。

**推事** 一般的暴行吧？

**警察** 够普遍的了。

**推事** 那一定是佃农和地主捣蛋<sup>①</sup>吧？

**警察** 对了。

**推事** 不外用抵制<sup>②</sup>的手段，把牲口弄残廢，和向房子里面开枪吧？

**警察** 过去有过这种情况，并且可能还要发生的。

---

① 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，爱尔兰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愈来愈尖锐。谋杀地主，放火，和把地主的牲口弄残废等事件，不断地发生。

② 原文“Boycotting”，在1880年，爱尔兰的佃农开始抵制地主和他们的代理人。他们拒绝给他们干活，把他们完全孤立起来。第一个受到这种抵制的是一个英国人，姓 Boycott，所以后来“Boycott”这个字，就当作抵制的意思用了。

推事 很糟。有沒有更糟的事情呢？

警察 实在是够糟的了。

推事 那就是杀人了。我們对这个地方太不注意了。我要彻底地改革一下。我在安达曼群島<sup>①</sup>的时候，我那一套办法就从来没有失败过。对了，对了，我一定要彻底地改革一下。那个女人摊子上摆的是什么？

警察 大部分是苹果——还有糖。

推事 你看看下面有沒有私貨——酒呀什么的。在安达曼群島我們就有偷漏盐税的。

警察 （很小心地用鼻子去嗅，把一堆苹果打翻）沒有看見什么酒，也沒有盐。

推事 （向搭佩太太）老大娘，你对这个市鎮很熟悉嗎？

搭佩太太 （伸手拿出几个苹果）一辨士六个，先生。

警察 （大声地）这位先生問你，对这个市鎮熟悉不熟悉？他是我們的新推事。

搭佩太太 （站起来，連忙做一个請安的姿勢）这个市鎮我熟不熟？当然熟罗。

推事 （大声地）这儿主要是做什么生意的？

搭佩太太 是不是問什么事？我們这儿的人有什么事呀，还不就是管別人的閑事。

---

① 安达曼群島在孟加拉灣东部，屬印度。十九世紀中叶，成为英国政府流放犯人的地区。

推事 我是問：他們做什么生意？

搭佩太太 不做什么生意。什么生意也不做，就只聊天。

推事 这儿什么消息也打听不到。

絮姆斯·瑞安，口中衔着烟斗上。他看見推事，又連忙縮回去，把烟斗拿下来。

推事 那个人烟斗里面冒出来的烟带綠色。他也許在家里偷着种私烟。我要是把我的望远鏡带来了，就好了。跟我上邮局去，我一定要打电报去叫他們寄来。我在安达曼群島的时候，那副望远鏡非常得用。  
推事和警察从左边下。

搭佩太太 乔·穆尔登把我的苹果这个翻騰勁儿的，这个家伙走不了好运的。（又去把它們摆好）他是存心在新推事面前漏一手。

巴特列·法倫和法倫太太上。

巴特列 这个国家又穷，又什么都缺，在这儿生活，真是够嗆。可是我想我要是上美国去了，恐怕早就死了。

法倫太太 的确有这个可能。（她把她的籃子放在一个木桶上；又在她的斗篷里面拿出几包东西，放在籃內。）

巴特列 一个穷人要埋在美国，那笔費用就够他受的。

法倫太太 你放心好了，巴特列·法倫，你死的那一天，我一定好好地把你埋了。

巴特列 梅丽·法倫，你也許还会走在我前面，先埋到克龙瑪瑞坟地里面去哩。我总有一天晚上，沒有一个人在身边，誰也不知道，就蹬了腿了。我的猫也許就

会在外面当野猫，耗子就爬在我的被窝上面，唔唔地叫。

法倫太太 別談死啦。你也許还要再活二十年哩。

巴特列 (深深地叹了一口气) 我想，再过二十年，我要是还活着，可不成了一个糟老头儿了！

搭佩太太 (回过头来，看見他們) 早安，巴特列·法倫；早安，法倫太太。怎么样，巴特列，你今天該沒有什么可怨的了吧，誰都在說，今天这个集好。

巴特列 (把声音提高) 这个集并沒有什么好，搭佩太太，簡直糟得很。我們并沒有存什么大希望，可是也沒有想到会这么坏。我老是碰到这种情况：不管是什么东西，只要是我要卖出去的，总是落价；我要买进来的，就漲价。世界上只要有倒霉的事，总是落在我头上，就好象一群老鴟总是去啄那做种子的嫩土豆一样。

法倫太太 不要說倒霉的事了。佳克·斯密思来了。听他正在唱哩。

佳克·斯密思唱歌的声音，

我以为，我的初恋，

在我們当中只隔着一所住房；

我以为我会看到，

你把我的孩子哄着抱在膝上。

我要跳过潮水，

象天鹅一样，  
好让我来到  
红发人的老婆身旁。

佳克·斯密思上，手上拿着一把爬干草的耙子。他的头发带红色。

搭佩太太 我的耳朵要是不聋，多好。这个歌准不错。

法偷太太（大声地）他唱的是：“红发人的老婆”。

搭佩太太 这个歌我很熟。这个歌是值得听的！（她转过身去，背对着他们，又继续摆她的苹果。）

法偷太太 红发人的老婆，她本人上哪儿去了，佳克·斯密思？

佳克·斯密思 她得洗衣服，没有工夫来。她把它們晾在篱笆上面了，所以不敢走开，因为那些赶集的修补匠<sup>①</sup>都从那儿走过。我并不是来赶集的，我是上五亩地去的，农庄上已經和我說定了，要把干草准备好，今天就要把一部分运上货船去。（他放下草耙，点着烟斗里面的烟。）

巴特列 你今天不能把它运上货船去，天黑就会下雨的，干草会淋着雨，我也会淋着的。我很少走远道不碰

---

① 修补匠修补钢铁等制成的用具，并制造犁上用的零件。活做得非常粗劣。其中大部分的人，不做正当营业，专爱在赶集的时候用赌博等类的方法赢钱，并偷东西。当时的修补匠，几乎等于骗子和小偷的代名词。

雨，并且总是在我找到躲雨的地方之前就下了。

佳克·斯密思 巴特列，我想就是不下雨，你头上也会顶着一个漏桶，不会戴帽子的。这样你就不至沒有理由来怨天尤人了。

有人在哪：走呀，別拱在那里面，走呀。我叫你走呀！

佳克·斯密思 你看派特·瑞安的小母馬因为太挤了，拱到曉涅瑟那群公牛里面去了。派特，別着急，我来帮你把它弄出来。（下。沒有把草耙帶走。）

法倫太太 我們也該回家去了。我买的东西都裝在籃子里面了。瞧，佳克·斯密思走了，可是把草耙扔在这儿！他要使的！（喊）佳克·斯密思！佳克·斯密思！他在那些人当中挤出去了。巴特列，赶快追上去。这个草耙他得使的。

巴特列 我去追他。把它扔在这儿，可不保險。（笨手笨脚地拿起草耙，把籃子打翻）瞧，这是怎么說的。集里面要是打翻一个籃子，就准是我們的！（从右边下。）

法倫太太 不要廢話了！这件事要完全怪你自己。你說倒霉的事，倒霉的事就来了。真是要命！瞧，我的新鳩子杯到处直滾——还有我买的两磅白糖，紙包都弄破了——

搭佩太太 （原来对着摊子，此刻轉过身来）唉，法倫太太，你的籃子怎么弄的？

法倫太太 是他自己打翻的，真是廢物！（把东西捡起来）我

多好的白糖也毀了。他喝茶还非得要使这种白糖哩。我还是再上那个店里面去买一点吧。其实吃了，对他也不見得有什么多大的好处。

惕姆·凱瑟上。

惕姆·凱瑟 法倫太太，巴特列·法倫呢？趁他还在集上，我想和他說一句話。他是不喝酒的，我生怕他这个时候已經回家喝茶去了。

法倫太太 他要真是回家去了，那我可乐意了。他要是从綠阴集就一直回家去，或者压根儿就不跟我上这儿来，那对我來說，就再好沒有。你問他上哪儿去了？他从这条路上去了，（把胳膊肘一拐）拿着草耙去追佳克·斯密思去了。（她从左边下。）

惕姆·凱瑟 拿着草耙去追佳克·斯密思！有这种事，真是从来没有听見过。（高声地）你听到这个新聞沒有，搭佩太太？

搭佩太太 我沒有听到什么新聞。

惕姆·凱瑟 我想必佳克·斯密思和巴特列·法倫吵架了。佳克·斯密思好象是跑了，巴特列·法倫就拿着一个草耙去追他。

搭佩太太 他还在追他嗎？喝，可真快。不到十分鐘以前，他們俩还在这儿，巴特列回家，佳克上五亩地去。我得把我的苹果归置好。警察局的那个乔·穆尔登把它們都碰撒了。等我回过头来一看，佳克·斯密

恩已經走了，巴特列·法倫也走了，法倫太太的籃子也打翻了，里面的东西撒了一地——这儿一点茶叶，那儿两磅白糖，那儿又是鸡子杯。你瞧，我耳朵聾，多別扭呀！我就沒有聽見他們什么时候打起来的。絜姆斯·瑞安就在那儿；等着，讓我去告訴他。他和巴特列是街坊。

搭佩太太下。曉恩·爾列和特列太太上。

湯姆·凱瑟 你听着，曉恩·爾列！特列太太，听新聞！佳克·斯密思和巴特列·法倫两个人打架了！佳克·斯密思把法倫太太的籃子打翻在地上。巴特列就拿着一个草耙去打他，佳克·斯密思就跑，巴特列就在后面追。你們看，白糖还撒在地上哩！

曉恩·爾列 有这种事情呀！那就很奇怪了，巴特列不是不爱說，不爱动的嗎？

特列太太 我一点也不奇怪。我对那种愁眉苦臉的人，就从来没有好感。他現在可能已經追上佳克·斯密思了。

絜姆斯·瑞安和搭佩太太上。

絜姆斯·瑞安 搭佩太太剛才告訴我一个消息，真是可了不得了！我想必警察和推事就是为这件事上这儿来的。我剛才看見他們，我还納悶他們怎么上这儿来了。

曉恩·爾列 警察要来逮他們了？那巴特列准是把佳克·

斯密思打伤了。两个人要是闹着玩，警察决不会干涉的。

特列太太 他为什么不会把他打伤呢？有很多人的死，并不要别的武器，只要一个草耙就把命送掉了。

絮姆斯·瑞安 等着，我这就往北去，一直跑到克来酒吧间，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。

惕姆·凯瑟 我去告诉佳克·斯密思的亲表哥去。他刚才把他的小羊卖了，还站在礼拜堂南边呐。（下。）

特列太太 西边还有几个街坊，我去告诉他们去。（下。）

晓恩·尔列 我上绿阴集东边去说去。

正要走，搭佩太太把他拉住。

搭佩太太 你待一会再走，晓恩·尔列。红头发佳克·斯密思的老婆，克意梯·克瑞在什么地方？你看见她没有？

晓恩·尔列 我看见她了。在她自己家里面呐。我走过的时候，她正在篱笆上晾衣服。

搭佩太太 你说她在干吗？

晓恩·尔列（挣脱）把床单摊开，搭在篱笆上面。

搭佩太太 把裹死人的单子摊开！嗳呀呀，啧啧！佳克·斯密思死了，她的老婆把单子摊开，准备埋他！（叫着）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，晓恩·尔列？耳朵聋了，多别扭呀！世界上的人，要是死了一半，我也許一点不知道，也許連一点消息也听不到。（坐下，把身子直拗）噢，

我那可怜的佳克·斯密思呀！你去工作的时候，还是挺好的，挺精神的，現在大白天里尸首就躺在地上，也沒有人管呀！

惕姆·凱瑟上。

惕姆·凱瑟 怎么呐，搭佩太太？又出了什么事了？

搭佩太太 噢，我那可怜的佳克·斯密思呀！

惕姆·凱瑟 是不是巴特列追上他了？

搭佩太太 哟呀，苦命的人呀！

惕姆·凱瑟 是不是被人杀死了？

搭佩太太 尸首就躺在五亩地地上呀！

惕姆·凱瑟 哟呀，我的天呀！是真的嗎？

搭佩太太 也沒有教堂的仪式，也沒有人替他捐一个儿子！

惕姆·凱瑟 是誰告訴你的？

搭佩太太 他的老婆正在把单子摊开，好裹上他的尸首。

（坐直，擦眼睛）我想必他們也会象对別人一样，給他守灵吧？

特列太太，曉恩·爾列和絮姆斯·瑞安上。

特列太太 集里面到处都在議論紛紛，談这件事。

搭佩太太 噢！死了，都凉了！最后和他說話的，可能就是我了！

絮姆斯·瑞安 嘩呀，我的天呀！他死了？

惕姆·凱瑟 当然死了，他的老婆正在准备給他守灵呢。